我心目中最美的科学家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民族强，”，有多少科技工作者为了民族兴、民族强而呕心沥血；为了勇攀世界科技高峰而辛勤耕耘；为了让中国这艘航船，向着世界科技强国前进而奋斗终生。他们是整个国家的财富、人民的骄傲、民族的光荣，更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

将要讲述的是在一个美丽小城的科学家，紫金山天文台青海观测站坐落在西北的一个小城——德令哈，或许大家听说过这个小城，都是从诗人海子“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中，但不知道这个小城中还有一个天文观测站，一直在为科技事业默默奉献着。这位我眼中“最美”的科学家就是青海观测基地首席、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徐烨。

徐烨，1996-2002就读于中科院上海天文台，获硕士和博士学位。2002-2004在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2005-2008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在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射电研究所工作。在这期间多次在天文学国际会议上做大会主题报告、特邀报告以及担任科学委员会成员。并在银河旋臂结构方面的工作作出了一个国际上新的里程碑。

2006年美国权威学术期刊《科学》杂志1月6日刊登了论文《银河系英仙臂的距离》，徐烨老师是第一作者。

为了测量有关银河系的距离，为求得一个中外专家多年来没有攻克银河系悬臂的精确距离，在2006年徐烨博士和他们的小组他们首次“抓”住了银河系的一只手臂——英仙臂，并且测出了太阳系距离它的实际距离，这是有史以来最精确的一次测量，误差只有2％。

不仅如此，他们还运用三角几何原理测量银河的宽度，这4位科学家利用地球和太阳的距离基线，在一年四季地球不同的位置观测同一个天体而得到不同方向的夹角计算天体的距离，同时也可以得到天体的速度。用上述非常复杂的望远镜和非常简单的三角视差法，徐烨老师和郑教授与他们的另两位协作伙伴测量了银河系英仙臂上一个分子云核的距离和速度。

他们测的分子云核正位于这些天体密度大的地方，可能由于挤压和某种不稳定因素使得稀疏的星际气体变成分子云进而又变成分子云核。他们测得分子云核绕银心的速度比一般慢，从而证明了银河系密度波理论。不一般的地方是他们用直接的方法测得分子云核的速度，是完全可靠的。

正因为徐烨老师和他的团队日以继夜的攻关，不停地找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国内外对银河模型精确化的难题。被国际顶级专家称为开创了这个领域里的新纪元，徐烨老师研究的关于银河系结构的工作引起国际上的广泛注意并给予高度评价，国际知名媒体，如英国的BBC，卫报，美国的今日美国，泰晤士报等都报导了这些工作。

徐烨老师的成就是从量的累积，到质的飞越。从点的突破，到系统能力的提升。不知道熬过了多少个春秋，多少个日夜，但是徐烨老师一直在坚持着。我觉得徐烨老师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有一种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勇于挑战难题、富有激情的工作，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通向成功的彼岸。

徐烨老师在平时生活中是个非常平易近人的前辈，也是位好领导，关心手下的员工，及时解决他们的需求。经常给我们传授做人做事的经验，员工都非常喜欢他也从心底里佩服、尊敬他。

我与青海观测站结缘是在去年，有幸成为观测站的一员，能够如此靠近优秀的科学家进行工作和学习，是感到无比的荣幸与光荣。至此，我将把我心目中最美的科学家——徐烨老师，坚持不懈、不断进取、迎难而上、勇攀高峰的精神传承下去。